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

臣溫汝适

洗馬

臣王坦修

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

臣朱圻

謄錄貢生

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九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竇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伹伹生伋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為覲

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為王世子又罷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為成都王賴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

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為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為侍中

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為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為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為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為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

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為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

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為長沙王無諸為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

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
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
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
種以畧網為業機巧趨利思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
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瘴氣毒霧射工沙蟲蛇虺
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
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
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

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為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克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

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
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
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尚書
陸曄為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為江州梁州刺史甘卓
為荊州使其率眾掎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
三千人討沈亮敦至洄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
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為
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據石頭

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昺等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為敦追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為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諧必死敦將還

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為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䟽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

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
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偕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已乃為書曰
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
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勲遐邇歸懷
任社稷之託居總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
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
政得旦夕訓諮朝士亦僉以為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
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
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
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
敦乃轉王導為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為武
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為後敦疾踰年故召含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
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

遷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
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
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胤南諸
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
率衆三萬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
舍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
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

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
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
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桁
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
弟禿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
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微羣從中才兼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
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卧使術士郭

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敵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為崇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滛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舍等克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

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克
將吳儒斬克紹遣御史劉彛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
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
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
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為峻謀主

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遯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孰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盾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為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

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愆期岱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壺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為峻所敗卞壺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群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為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為

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為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孰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

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為宮使鄉人許方為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溫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州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内史桓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為光所殺祖約為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

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
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溫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
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為
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
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
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
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
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湓口欲以

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
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
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
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
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
墜馬遂梟首嚙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
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
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

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
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柵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
滕舍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舍入抱
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
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
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
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為建元頃
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識也識曰建元之末丘

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克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溫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達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達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溫

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溫乃除其名溫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溫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溫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銳而咎溫之持重溫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
改為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丕死

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鑿
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
之獲其資仗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
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
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
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真

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為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暉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桓溫遣督護竺瑶以軍沂淮伐瑾瑶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暉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

之心形于音氣曾卧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將
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
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郝超曰足
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
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
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
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閭人之疾初在東
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卧內而美人

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
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
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
郎劉亨取奕璽綬奕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
臣拜辭皆頌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
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
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

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為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是心
不自安謂中書郎郝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
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為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
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
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愾然勢不復
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

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
事家計一託於公是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
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畧取三
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
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
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
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

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
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
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
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
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
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
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
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

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
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
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
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
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
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
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
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為太

子少傳回以詣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為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為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閭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妣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

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為隆安以道子為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為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

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為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覩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為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讐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飲為私積販官

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
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
怨集人鬼規為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
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
以元顯為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
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
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
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

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
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廙遭母喪
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廙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
死王恭使廙反於喪廙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
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為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
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
說道子以為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
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

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
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
馬尚之為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
五千發江陵桓玄偕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
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為征討
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
之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
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為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

也啗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延弟彊送二級
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為湖浦尉所
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
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橫江尚
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
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
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
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

已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書作夜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僑奢淫恭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

頽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
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
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
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為官
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
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内外乖
貳石頭之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
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

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既作亂，八郡盡為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為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

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

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為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

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
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
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
姓忙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泝風不得
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
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
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
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

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為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為玄所殺後改年為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為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為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孰二月至尋

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修與劉毅等舉兵討玄敗走尋陽攜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

沉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
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
姑孰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中中
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
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
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
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
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

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
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
封德文為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
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
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
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前六
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

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歆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為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賊為竇因為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

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間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為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元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

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雋信之勸雄即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為晏平拜長生為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為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為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為玉恒驤子壽自涪城襲

剋成都廢期為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為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為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為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

御府發州都工巧以克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為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為祟遂死子勢統任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為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為嘉寧勢

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為太弟勢不許廣欲嚴勢勢使其太保李奕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奕女為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青建國十年司馬聃將

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罵置簾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

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
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
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
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歆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踣
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
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司馬叡傳昌明改年曰寧康○寧康各本訛康寧晉書
孝武帝紀寧康元年春正月乙丑朔改元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九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元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

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為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興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

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為荊州仲堪為廣州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刺史郗恢為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

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
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
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
陽而推元為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
以玄兄西昌公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
以侵削荆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
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
玄遣銓為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

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
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為內應偉惶遽以書示
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
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復
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
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
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為廩初仲堪
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

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遁走甚憂
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
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
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
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
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
企生等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江八
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荊江二州刺史玄大

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
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
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
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闢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
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鳥逝便宜乘
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
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胷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
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

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
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
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為征討大都
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
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
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
玄甚狐疑範之苦勸元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
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

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經為宵
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
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
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募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
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
無聞佞譽日至萬幾之重委之廝孽國典朝政紛紜淆
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
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為都

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
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
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
為媒人長史為迎客嬖媵饕餮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
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
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
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
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

實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
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以
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
為已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
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
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為用
恒有回師之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
鼓行而進徑至姑孰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

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
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
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中堂一時崩散
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為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
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
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
尉免為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

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減庾楷於豫章徙
尚之弟丹陽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
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
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
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
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
改年為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
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

綬加袞冕之服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劔
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孰既而大築府第
田遊無度政令屢改僑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
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
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
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
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
閉門而死元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

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
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
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
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為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
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
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
更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

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
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
父王業垂成以已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
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
已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
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
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
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脩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為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為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廟元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

輜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讒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僑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

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後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
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
桓修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
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
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
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
又梟敷首玄外麤猛內恒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
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為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

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克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嶧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

五六歲抱玄胄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殷仲文為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

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
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元在
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策略無失諸將違
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劉裕遣
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元常裝輕舸
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
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已陵殷仲文
與元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

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於闇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為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

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
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
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
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
謙苦禁之於是為玄舉哀謚為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
立德宗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
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
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為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

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
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
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
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
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
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

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以跋為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
弟太宗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百官號
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
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為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
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為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
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

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麤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脩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竝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

龍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悲為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為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為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為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厯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元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

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
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
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為世子
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
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
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
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
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

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
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
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
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
克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
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
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
難孫皓歸命况魏彊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

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感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為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為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

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間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
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
外戚傳

烏夷劉裕字德興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
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為劉氏然亦莫可尋也
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
口恒以賣履為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為時

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刀達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達以其
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
魄不修廡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
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為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
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
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為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
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
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内史及桓玄廢德宗

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
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為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
旦候城門開率衆斬元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
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恒
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元
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
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

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
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携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
德宗司徒王謐為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
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
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
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
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為大將軍承
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

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于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

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為廣州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為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為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

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于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

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孰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為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修之破賜於姑孰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

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
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為防既至而覺衆乃大驚季
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
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
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
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往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為
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
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殺盧循

至番禺收衆攻李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
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趾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
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為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
射謝湜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
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
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
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
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

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刃達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恚害之分荊州為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昨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麇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為前軍

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為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四十人子

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
劉穆之為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
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
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
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
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
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
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

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
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
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
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
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
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
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為
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為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

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陘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真與左右多為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青泥義真

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
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
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
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
赴建業令徵已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為宋改年為
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
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
死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

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

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
改年為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
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
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
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
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
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
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

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為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為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乃携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麋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

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
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
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為後繼
到彥之寇礪礪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
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
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
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
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

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
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
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
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為百姓所焚延和元年
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
宋宣使於義隆且為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
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
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

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為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

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為秦州刺史武都王戌茹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為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

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

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元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太尉江夏王義恭為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

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充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礪礪王元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元謨走還礪礪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厯下及車駕渡

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礪礪義隆又遣
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
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峭蒲城鎮將何難
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閼鄉元景退走十
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
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儒進軍清西
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元
敬至留城並為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

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成執其戌
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
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
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
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
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
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
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成將軍

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
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
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
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
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
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
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
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劬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

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坐在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劬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

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為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慙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為儀同三司蕭斌王元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碭礮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廩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嶢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

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
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劼及
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
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劼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
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
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
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
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
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
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
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
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
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

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
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
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
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
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
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
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為亂兵
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

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劭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為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

景宗慙為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劾葬義隆
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劾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
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
發尋陽檄至劾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
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為水陸之備休
明及蕭斌為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州頃漂洲
令柳元景等擊劾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
勸即位劾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

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劬休明竝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為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

俗弊如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
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
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
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黃
標稱建平元年版義宣為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
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
乃遣左衛將軍王元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
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

以誅元景為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元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元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謨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謨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元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安都又

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
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
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修之於獄殺之太安二
年駿改年為大明駿于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
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
來言竟條然而滅乃改為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
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
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

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充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為侯遣兗州刺史垣閭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閭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

復賜徐充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
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
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揃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
勒部曲鎮扞徐充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
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
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
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
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

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為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勗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元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黜黜者悉黜

為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侍
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
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
貴妃諡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
吹班劍虎賁龍輜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
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眊儀服之盛古今少有駿自
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
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惛若此四年

獵于烏江之榜口又遊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為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為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為隙或謂法興為真天子子業為贗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

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
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
誅義恭遂剗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
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
為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為長樂
宮東城為未央宮北邸為建章宮南宅為長楊宮子業
自以昔在東宮不為駿所愛及即位常欲毀其墓乃遣
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為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

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蘧法生啟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為謝氏為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劒戟出警入蹕驚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

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
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
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為主置面首左右
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
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
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
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
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

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魑鼻如何不魑之即令畫工魑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寵盛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暉妾懷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為太子及其生子遂為大赦子業召其南

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殺諸叔時或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為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或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為休仁推立或或時失履徒
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
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為子業所狎殺之十
二月僭即帝位改年為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
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
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兵
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
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閤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為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為尚書左僕射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為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竝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為休仁請前鋒決

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
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
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
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輿及
子起子期子悅子頊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
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
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啟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

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
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
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
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
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
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
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
子左衛率劉劬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

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
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
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
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厯城獲道固或遣
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
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
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或
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

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
追躡休祐蹴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
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鵠而殺之自或立之後民庶
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
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
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
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
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敝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

義勇置為部曲於是官品淪褫士人渾亂民衆顛顛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為益州刺史叔通極為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悲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賕時人謂叔通被賕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

樂何獨不視王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

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為辭
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剗
斲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
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
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
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
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為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
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

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為泰
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
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為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
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
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
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
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

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騾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
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
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
領至杜姥宅破墨騾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
二門斬墨騾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
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
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
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

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
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
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
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為李氏
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為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
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鉞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嚮
截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

必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
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
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
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為樂無所
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
銀為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
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
略民雞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豈往新安寺

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
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
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
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
為蒼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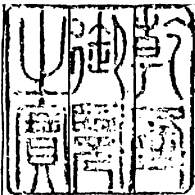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
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
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

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為昇明遣其員外散騎
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討并貢方物準
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
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為主要引沈攸之以
為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
侍何憺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
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
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

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為天下笑其

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

桓玄傳平越中郎將。平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劉裕傳戍茄蘆。茄蘆綱目作葭蘆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